# 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八

王心齋先生語抄目録

# 王門宗旨卷之八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晉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 王心齋先生語抄

語錄 卅十三則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纔著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國

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
萬物者謂之遺末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
志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顏淵
異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之終當
有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
常行故也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僮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物

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

論道學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

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

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者須是

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行便是道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學者有求為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常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撑正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

也若功夫得力然後有晉所謂溫故而知新也
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功夫做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
之意同故喟然與之只以三子所言爲非便是
他狂處譬之會點有家當不會出行三子會出
行却無家當孔子則又有家當又會出行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
心者害心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

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已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已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故曰大人造命

戒慎恐懼莫離於不覩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欛柄在手白沙此
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學者指摘舉業之學正與曾點不取三子之意同
舉業何可盡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
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處
便是這學此點能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是家
常事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於上也見龍在田天下
文明聖人治於下也惟此二爻皆謂之大人故

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經撓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弒父與君

子夏篤信謹守爲已切矣但不免硜硜然言必信行必果故孔子進之日無爲小人儒

將上堂聲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竿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誣

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日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箇學不厭敎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卽起而應先生

□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

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

學者有積疑見先生多不問而解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一友論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法君
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暇那有許多工夫去較
量人過失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
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
是允執厥中

四方學者聚會稽日衆請陽明公築書院城中以
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學大意
謂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

吉水羅念菴洪先造先生廬就榻傍逖近時悔恨
處且求教益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
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
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
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欛柄不
知此縱說得眞却不過一節之善明日復見因
論正已物正先生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
惡只是已未盡善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已

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巳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念菴謂東城曰余兩日間心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巳物正處却令人灑然有鼓舞處

答林子仁

來書所謂真實二字足見切實工夫但其間[illegible]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

答朱思齋明府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

無人爲意見系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答劉子中

來書云簡易工夫只是愼獨立大本此是得頭腦處又謂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不能除去此學者通患子中只在簡易愼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卽此充實將去則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塞乎兩間又何遇境搖動閒思妄念之有哉此孟子集義所生四十不動心者也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閒思妄念便是告子不集義先我不

動心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予中當於明師良

友處求之

論

明哲保身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

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人不慢
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以之齊
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
一家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
矣以之治國則能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
必愛我矣一國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
能保一國矣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
下則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
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謂至

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人之所以不能者爲氣禀

物欲之偏氣禀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

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知

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已自便利已害人人

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

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若

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

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

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君

子之學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為大孟子曰守身為大曾子啓手啓足皆此意也古今之囑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謂保身也有保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人未忠者也吾與瑤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非瑤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瑤湖子告之於天下後

世之人相別者也是為別言

歌

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大成學歌寄羅念菴

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爲相知十年之後我

亦病君明枉屈亦如之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堯舜之爲乃如此芻蕘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仰謗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眞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

示學者 二首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

其二

能無爲今無弗爲能無知今無弗知知此道今誰弗爲爲此道今誰復知

次先師答人問良知

知得良知却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

次答友人

若得吾心有主張便逢顛沛也無傷寸機能發千
鈞弩一柁堪驅萬斛航動静云爲皆是則須通壽
天只如常願期學到從容處肯爲區區剩欲作

泰州王心齋墓志銘　　趙貞吉著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沒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艮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額修臞安豐俗貧

顯無宿學者先生遽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邈焉
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
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適痛哭
曰艮為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為
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擁席哺二老晨省
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
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求禮爲儒者以經徵
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
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

身拒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哉
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
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
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
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
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至十四年王先
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
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覊居皆未及聞
也有黃斑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論

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閒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僦小蕭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覩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

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其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負謝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聆顧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掖人無間隷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吏不悛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卽知其心別及他

非以破本疑機應響絕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
逖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
悌為實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啓後
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可謂
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
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
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可不
易也卒配越中為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
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為隱

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兩救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于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强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序　周汝登著

心齋王先生其東海之聖人矣乎何以知之陸子曰千百世之前千百世之後與夫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聖則無弗同同則無弗聖矣先生自信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同此理斷斷乎其不惑也豈不旣聖矣乎或者曰此心此理人無不同人人同豈人人聖乎曰人人本同人人本聖知而信者誰信則同不信則異聖凡之分也千金之子舍而貧賤不信已富也信之則千金橐中矣侯王之子[illegible]

[illegible]能不信已貴也信之則侯王刻下矣武士[illegible]
[illegible]言信則修爲巳乎曰不爲烏信不信烏爲千金
之子而欲自信則必稽基業所自寶藏所存侯王
之子而欲自信則必遡統系所承符券所在此爲
以求信非漫信也信自千金則常守此富有自然
之料理信自侯王則常守此貴有難忘之制節此
信而後爲非盲爲也不然而有漫信者基業統系
不知來寶藏不入眼符券不在手則千金妄度侯
王妄號而巳矣不然而有盲爲者基業負敗則曰吾

[illegible]以致裕焉盡其積累終身負販之雄而止已事胥徒則曰吾操勵以階進焉極其操勵終身胥徒之良而止已嗟乎此聖學俗學之所以分也聖學不明凡幾百年而陽明先生作繼有先生又有龍谿先生共將此心此理昭揭示人一時三王可謂千古奇遇吾觀先生初過闕里便奮然太息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何等信入乎力行孝弟體驗經書行住語默俱在覺中此何等修爲乎如先生者眞以一窶子而[illegible] 千金以一匹夫而坐

仙佞至宴然當之毫不驚怖陽明子曰此眞爲聖人者也眞爲則眞聖矣又何疑哉三王之書流行於世皆世間一日不可無者越中二王先生之書多而先生之語寡眞方療疾一味與衆味同効眞金示人一鎰與百鎰同精固不必以多寡論也不肖嘗過先生之里拜先生之墓而修先生之祠今十五年矣先生之孫之垣重刻先生之識而命予元喦千里遠乞不肖序其首以不肖於先生仰止特深不肖固願爲之言而且喜先生之有後也敬

齋沐書此嗟乎人而不欲希聖則已苟有志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為聖合乃王之言無由入先生之言與越中二先生之言而已矣千聖一而已矣

王門宗旨卷之九

徐曰仁先生語抄目錄

# 王門宗旨卷之九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 徐日仁先生語抄

### 語錄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
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

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

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涯涘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歎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

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
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
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
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
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
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
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
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
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

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愛因未

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

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

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

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

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

昨以先生之致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
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
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
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巳篤信固亦是
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
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
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
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
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

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
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
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
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
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
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
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
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

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

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
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
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
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
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
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
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
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

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發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獘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附

祭徐日仁文　　陽明先生著

嗚呼痛哉日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

固夢耳孰謂乃今而覺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耶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乎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

於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群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慟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

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恐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强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月深君不見兮窅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欷歔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壽徐橫山夫人五十序　　錢德洪著

孔門七十子獨稱顏淵能發聖人之蘊爽考六籍

哉孔門之言者莫詳於齊魯論而孔顏授受微言不少槩見又惡據以徵其善發耶夫顏子雖終日如愚退省足發喟然之歎千古聖道之微微焉如見立卓其在竭才之後乎是顏子發聖人之蘊者身也言論非所與也吾十七八歲時讀傳習錄聞師門有横山子者今之顏子也後十年侍師於越横山子已遊世五年矣當是時四方同志日進吾師嗟歎曰孔門得一顏子而門人益親吾於諸士安得起日仁之遊乎而日聞吾師訓言皆因人咨

問然能根極理要者誠鮮矣有觸其機如川流瀾淵端緒略見則又儆然作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不易及也同門退而竊歎者亦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侍華陽之年來不易及也噫是橫山子之聞於吾師者非聖道之微者耶已而聞諸其家孺人王少蔡而無子門內之政肅肅門外之政雍雍橫山殁考古真翁在堂孺人躬具晨羞寒孝齋變曰此吾先子之遊處也四方同志登其堂高門者御事惟恪曰此吾先子之與遊也有遺言

戡而成者皆林惠同志曰此吾先子之遺志也孺人者家宰海日翁女吾師之妹也貴而不驕富而有儉茹蔬服浣人皆難之則又曰此吾先子之遺矩也古眞翁得少子采孺人慈勸若母嚴迪若師曰徐嗣庶其賴乎噫是橫山子之徵於家者非皆私省之實也耶吾聞聖人之道無二而中行獨難高明之士超悟頓覺若可與言聖道之微矣然其凌虛簡脫微言奧理往往疏略而不究謹厚之士刻志篤行者可與踐聖道之實然了悟未[illegible]之士

化渣滓盡透精要則又見二而未融斯二者皆非
得於中行者也橫山子遠矣吾雖不及與遊然其
道至今未墜想見其爲人如和風煦日冥悟道眞
而又日見於行事民彝物則詣如也懇身發吾師
之蘊如古之所謂中行可與者非耶信乎橫山子
者今之顏氏子也孺人今年壽五十七月六日是
惟誕辰采遺書曰先生知吾兄者也采生也晚大
懼吾兄之湮日湮敬徵一言以圖不朽且將以爲
嫂氏壽予曰橫山之道刑諸家孺人既足徵矣然

要諸久遠信於後世使必傳而無疑非采其誰望耶是在吾子

山陰王應遴參校

王門宗旨卷之九終